

基辅田野印象：俄罗斯和西方之间

周游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乌克兰

如果说俄罗斯位于东西方之间，那么乌克兰无疑就是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从2019年到2020年，一年田野更加深了我的这种印象。受困于疫情，我一直没能离开基辅，没来得及到东部、南部和西部多走走，体验乌克兰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好在即便在基辅，我也感受到了俄罗斯和西方的共同影响。这里说的西方主要是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欧洲。

基辅的区位特点就已经很有意味。这座城市位于乌克兰中部，地处黑土区的大平原和茂密的森林带，间杂着小丘陵，第聂伯河浩浩荡荡穿城而过。受自然环境滋养，东欧音乐有很多这样风格气质，如“伏尔加河长流水”、“伏尔塔瓦河”之类。基辅作为罗斯城市之母，历史上弗拉基米尔大公在这条大河上将古罗斯人洗礼为基督徒。然而源头位于西方的宗教文化在俄罗斯影响下与西方渐行渐远，形成独特的东正教文化。一种比较简化的观点认为，由于第聂伯河以东和以西分别受俄罗斯和西方牵引，东部亲俄，西部亲西方，政治和文化差异巨大。而基辅就不偏不倚，端端正正，坐落在河上，仿佛不可避免要融合这两种影响。基辅主要居住区分布在左岸，而政府机关、商业区多在右岸，人们每天乘地铁过河而过来回通勤，使整个城市人口钟摆式移动。

乌克兰位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过渡地带，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和文化面貌多元的国家。基辅不能代表整个乌克兰，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多元性。自 1654 年哥萨克首领赫梅利尼茨基与沙皇签署宣誓臣服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俄罗斯 3 个世纪有余的统治在基辅沉淀为一种俄式文化的底色。而本文探讨的基辅所呈现出的欧洲性，更多源自于独立以来，尤其是 2014 年乌克兰危机后脱俄入欧的政策取向。如今，俄式文化和入欧政策两者的影响并存于同一城市空间之中。



图 1 俯瞰第聂伯河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一、俄式文化底色

第一次独自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心情忐忑，我在狭窄的乌航飞机上一路都没怎么睡好。此前我去过俄罗斯，同乌克兰素未谋面。落地后，从机场到市中心的一路，车窗外一闪而过的大片针叶和阔叶林地、广告牌上的西里尔字母、东正教教堂、赫利夏蒂克街上的斯大林式高层，都让我觉得莫名熟悉，一下子就放松下来。

乌克兰朋友可能不乐意我这么说，但基辅和莫斯科实在是太多相似之处。在右岸市中心，苏联未来主义风格和沙俄时期的现代派建筑错落出现，令人产生时空错乱感；左岸的许多工厂和居民区几乎保留了苏联的原始风貌。苏联时建成的具有防空功能的地铁和莫斯科地铁一样深邃，地铁站里的电梯一眼望不到头，老车厢跑起来也有和莫斯科地铁同样的呼啸声。美术馆里挂着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能看到的巡回展览画派和先锋派的画作，两国实在共享太多文化名人了。中小学的开学日延续了苏联时期的庆祝方式，小孩子穿着制服手捧鲜花，女孩儿头戴白花，打响第一声上课铃。而食物最容易保留记忆，超市里可以买到我在俄罗斯时就爱吃的奶渣和黑面包。不管米其林怎样罪该万死把红菜汤错当俄餐，乌克兰菜和俄餐实在也没有明显区别。当地人用“感性”（емоційний）、“顽强”（терплячий）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乌克兰的民族性格，和我大学时俄语课本中讲俄罗斯性格并无二致。我飞快地适应了在基辅的生活，某种程度上简直像是故地重游。



图2 乌克兰小学的开学日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出国前一直在追踪乌克兰的动态，我知道由于前总统波罗申科出台语言法巩固乌克兰语的国语地位，推广使用乌语，大街上是不可能看到俄文广告牌的。我以为按照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程度，在大街上讲俄语可能会被打。所以一开始总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不能说漏嘴。没想到基辅街头大多数时候听到的是俄语，俄语仍然是基辅人常用的日常交流语言。我的同事用乌克兰文撰写和发表文章，在学术会议上讲乌克兰语，但多数时候用俄语聊天。既然是政治学田野，独立广场和总统府门口要是有什么示威游行是一定要去围观的。支持欧洲大西洋主义政策的人们打着乌克兰文的牌子，用乌语喊口号，然后停下来可能就用俄文闲聊。尤其在非公共场合，绝大多数人还是两种语言并用。只有个别朋友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坚持只使用乌语。我在访谈中不止一次问过当地人语言问题，发现对于他们而言，这并不构成困惑，使用俄语和爱国主义并不矛盾。独立后，在政府政策的影响下，学校乌语教育逐步普及，乌克兰多数人口成为双语使用者。但由于历史文化原因，很多人在家庭和日常交往中都惯常使用俄语，习惯难以一下子改变。不过这不影响对于乌克兰语作为国语的认同。因此，如果单从使用俄语的频率和范围来判断乌克兰的社会民意和民族建构情况是不准确的，也只有田野能够提供最大限度理解他人的机会。

一般认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同属东斯拉夫族，因此理应文化接近。但自12世纪基辅罗斯陷入封建割据以来，基辅和莫斯科两个政治中心已走上了各自的发展道路，直到17世纪基辅和第聂伯河右岸地区被纳入沙俄的势力范围。本文认为，基辅体现出的俄罗斯性并非来自某种本质化的族裔和

血缘属性，而是更近的历史积淀的结果。而新的历史还在产生，继续改写城市的面貌和人们的记忆。

如今乌克兰人越来越不愿意承认两个民族同根同源这样的说法，设法要从这种相似性中剥离开，论证乌克兰的独特性和独立性。新的历史叙事体现在教科书、博物馆、纪念碑、节庆和仪式中，既遍布城市空间，又一年一度提醒人们曾经发生的事件。纪念切尔诺贝利事件和 1932-1933 大饥荒塑造的是乌克兰作为历史受害者的角色。宣传没有俄罗斯的基辅罗斯和哥萨克文化可以重新打造乌克兰历史的黄金年代。莫斯科大街更名为纪念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斯捷潘·班德拉大街。剥离俄罗斯历史文化的同时，得到强化的是一种全新的欧洲性。

二、心向欧洲

若说基辅的欧洲性，更像是覆盖在上述俄式文化表面的一层新皮肤。乌克兰追求融入西方的决定性转折发生在 2013-2014 年乌克兰危机期间，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签署欧盟联系国协定，导致民众走上街头。乌克兰方面称这一事件为尊严革命，寓意人民共同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当年基辅市中心示威运动的痕迹至今清晰可见。在政府支持下，由社会组织参与，在独立广场及周边搭建了一系列纪念设施。独立广场上的展板记录了事件全过程。广场一侧的林荫道专门命名为百人天堂英雄路，这是对示威中百余名牺牲者的敬称。林荫道上摆放牺牲者纪念碑，每逢纪念日人们会前来献上鲜花与蜡烛。一路上还可见主题展览馆和为支持示威建起

的一个希腊礼天主教小教堂。按照当年游行的路线，从广场到格鲁舍夫斯基大街沿街树立十字架，上面写着具有象征意味的耶稣受难的典故。在街头，象征乌克兰民族主义的黑红旗插在牺牲者纪念碑上。



图3 百人天堂英雄路上的希腊礼天主教堂和十字架，十字架上的文字是“我们能靠祈祷和斋戒停止战争”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出逃和下台后，其曾经居住的官邸麦日希里亚（Межигір'я）已成为国家公园。这座占地面积巨大的官邸位于基辅州的维什赫罗德区（Вишгород），独立广场上还有旅行社打起广告招揽游客。带我去游览的乌克兰同事戏称这里是乌克兰的“颐和园”。如今这里已经被划分为多个游览区：除了结合传统狩猎木屋和古典主义风格的豪华宅邸，曾经专门为前总统养殖家畜、珍禽异兽和猎物的畜栏被改造为动物园，种植花卉和蔬菜的温室变成植物园。此外

还有大片林地、饲养着天鹅的高尔夫球场和私人东正教教堂等等。同事讲起关于这座“宫殿”流传的轶事——亚努科维奇腐败的过去。比如他如何疯狂地热爱打猎，经常坐船经山下名为“基辅海”的水库“出海狩猎”，以及如何向媒体和公众隐瞒这座豪华宅邸的存在。

如今，基辅市中心树立起巨大的欧盟标志，欧盟旗帜和国旗一起飘扬在政府各部门口。2020年欧洲疫情爆发之初，乌克兰还派医疗队援助意大利，把意大利国旗用灯光投在议会大楼上表达支持。由于国内经济不景气，大量乌克兰人前往欧洲务工，有条件的人出国接受完高等教育就留在当地。当然也有人前往俄罗斯，尤其在东部地区。身边的同事朋友说，有的人在欧洲打工游历多年，有的曾经严肃考虑过举家迁往欧洲。我的房东一家更加幸运，已经移民瑞士。而从欧洲返乡的打工者也成为乌克兰疫情爆发的重要源头。

对于乌克兰而言，欧洲意味着什么？为什么2013-2014年人们会走上街头？每次向基辅人发问，得到的都是差不多的答复。“因为乌克兰人想要加入欧盟和北约，不想和俄罗斯结盟。”“因为加入欧洲意味着经济繁荣和政府廉洁，而亲近俄罗斯则相反。”融入欧洲是当前乌克兰社会的主流观点，是绝大多数人的期待。人们似乎倾向于在结盟和政治、经济改革成效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欧洲本身就是美好未来的代名词。除了政治领域，在乌克兰媒体和商业领域也是个高频词。欧洲的商品、学校、收入水平、制度设计，一切都应当向它们看齐。倘若西欧的核心国家目标太遥远，那么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至少是可参考的对象。他们是怎么反腐败，怎么实现经济腾飞，怎样加入欧盟的，都是学习的榜样。

基辅的欧洲性还未能积淀形成一种真正的文化特征。和西欧相比，乌克兰更多是东正教的，偏保守的，在反腐败、司法改革和市场化等诸多领域也未达到欧盟的要求。欧洲性主要表现为一种当代政治观念和朝向未来的诉求。这种新的观念和诉求一方面与旧有的俄式文化并存，一方面又驱逐俄罗斯性，使其仅仅固定在景观和工具性的层面，而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比如人们居住在赫鲁晓夫式的居民楼里，讲着俄语，但并不认为苏联值得怀念。

三、结语

乌克兰国家独立和寻求欧洲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构的。当今乌克兰的历史教科书强调乌克兰民族历史、文化起源与欧洲文明的联系，而与俄罗斯的联系被最小化。2014年之后，乌克兰脱俄入欧的取向进一步得到强化，如今的乌克兰社会具有后尊严革命时代的特征。然而欧洲性和俄罗斯性在乌克兰的拉扯还未完全结束，比如亲俄政党的影响力依旧存在，甚至悄然上升。尽管我在田野中甚至未曾见过立场明确的亲俄人士，或许2014年之后他们开始选择沉默。总之，乌克兰心之所向在西方，在其转向过程中，俄罗斯性则仿佛一副沉重的肉身。

责任编辑：高良敏 文字审校：许 帅